

从“七下柯桥”到“无中生有”

一个产业转移样本的故事

新华社郑州8月25日电(记者刘雅鸣、付昊苏)置身道路开阔平坦、数十栋厂房林立的汝州市机绣产业园,看着越来越多的货车,58岁的企业家闫素云仍时常恍惚:16岁出门谋生,一路漂泊辗转,故乡这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我真的回来了吗?

一年前,闫素云还在浙江柯桥;汝州市机绣园这片地,还满是荒草。日月轮换间,机绣园拔地而起,闫素云返乡创业,成了当地知名的女强人。

离家的42年里,闫素云多次尝试回乡。10年前,苦于没有市场,首次返乡创业草草收场。5年前,她兴奋地去政府打听产业转移政策,爱答不理的回应给了她一肚子憋屈,这念头再也提。直到2014年底,遇到了汝州市委市政府派来的考察团。

素有“百里煤海”之称的河南汝州,随着支柱产业星光渐暗,近年来感到了些许寒意。经济亟须再起航,一个线索很快引起重视。20年来,不少汝州商南下柯桥,扎根机绣行业,同乡陆续投奔而去,如今达到了约5万人的规模。“能否顺应产业转移大势,接老乡回家创业呢?”共识很快达成,领导果断决策,思路开始化为行动。

万事开头难。柯桥远在1000公里之外,

到底有哪些企业、哪些人,谁也说不清楚。考察团直奔柯桥,从认识的第一家商户开始,一连二、二连三,与汝州籍商户广泛取得联系。2014年12月31日,引导成立柯桥汝州商会。这“商会招商”的第一招,让摸底有了进展。

返乡创业,意味着要舍去多年的积累重新开始,大家顾虑重重。这时,考察团使出**第二招——亲情招商**。“漂泊在外,老家肯定有挂念的事,这就是突破口。”汝州市产业集聚区招商部主任闫黎明说。

从2015年初开始,招商团先后带着汝州教育局、卫计委等部门的同志,挨家挨户跑企业,跟负责人座谈。一边宣传新政策,一边拉家常。老家有老人需要照顾、有孩子需要上学,都一一记录下来,尽力协调。

“一家一家的登门拜访,记不清换过多少难听话。”闫黎明说,“浙江天气潮、温度高,我跟在领导身后,只见那后背上永远都是汗,裤子始终就沾在屁股上,想笑又想哭……”

就这样,近半年时间,招商团把柯桥的267家汝州籍机绣企业,几乎全部跑遍了。

闫素云说:“他们一来就待上半个月,也不顾家,也不嫌累,就这么一家一家跑,这份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我们,也建起了彼此的信任。”

虽然诚意满满,但生意终究得“向钱看”。招商团用出**第三招——送实惠**。“厂房我来建”“第一年免租金”“搬回去就能投产”……一个个优惠政策,开始在商会中传播。

老板宁万伟算了算账:在柯桥,一年房租80万,工人工资每月6000元,还常常招不到人。回乡之后,免一年房租,工人工资4000元……

2015年6月底,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赶赴柯桥,与企业家代表一直谈到夜里12点。这一番谈话,讲清了规划、布局,让大家吃了定心丸。此后,招商组留在柯桥负责项目签约,在汝州,工程建设组也忙碌起来。说定了年前要回迁,时间紧任务急,汝州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姚军柱,带着工人吃住在工地。“穿着军大衣,满头满脸的土,着急上火长了满嘴泡,谁看得出来这是个干部?”工人们笑着说。

2015年7月4日,机绣产业园开始征地,9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12月初,一批厂房就已建成,做好了迎接老乡的准备。

2015年12月7日晚上8点,作为返乡的第一人,闫素云的厂里开始拆卸机器。那天的柯桥,罕见下了一场大雪。大灯照着,机器一点一点地拆,一件一件往车上装,工人们红着眼眶,搬完了还站在雪里不愿离去,闫素云

的眼里也不知不觉噙满了泪水……

“咱是招商引资,可对人家来说,赌上的是一辈子奋斗打下的家业啊!”闫黎明有些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拼了命,也要让人家回到老家后,把企业办办好!”

此后的9个月里,数十家企业陆续回迁。数千名外出务工者,重新过上了“工作顾家两不误”的日子。机绣园一期已经建成,二期正在加班加点建设中。闫素云厂里订单不断,货物一批批运往巴基斯坦、迪拜。宁万伟则从新疆考察市场回来,信心十足。柯桥汝州商会微信群里,关于回乡情况的询问越来越多,数十家企业正与园区接洽。此外,与机绣相关的织布、配件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也开始来园区考察、洽谈。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说,两年间,汝州创造了机绣产业“无中生有”的奇迹,这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玩点虚的,事就不可能办成。现在树挪过来了,下一步就要浇水施肥,悉心呵护。要引入资本的力量,培育龙头企业,通过产业链条延伸,继续扩大集聚效应,打造北方机绣城。

“你一共去了柯桥7次吗?”记者问到。“7下柯桥这说法或许是好听吧,我数了数,其实去了不止20次。”闫黎明笑着说。

晒“好日子”,还有“诗与乡愁”

篁岭“晒秋”

立秋后,走进江西婺源县篁岭古村,只见整个山间,饱经沧桑的徽式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窗晒匾里,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组合。这是篁岭古村传承500多年的“晒秋”情景。

这一家家庆丰收的农俗已演变成罕见的“晒秋”农俗景观、独特的地域乡土符号。村民们晒的不是单是秋,更是传承、喜悦和乡愁,饱含着浓浓的“乡土情”。

果实缀满枝头的时候,篁岭古村的晒秋农俗景观进入了最美的时节。“篁岭人家晒秋”没什么讲究,赶上什么就晒什么,恨不得把整个秋天的收获都晒起来。分析篁岭晒秋的旅游价值和开发的有利条件。”在2016年高考文科综合全国II卷第42题中,这样介绍这个农俗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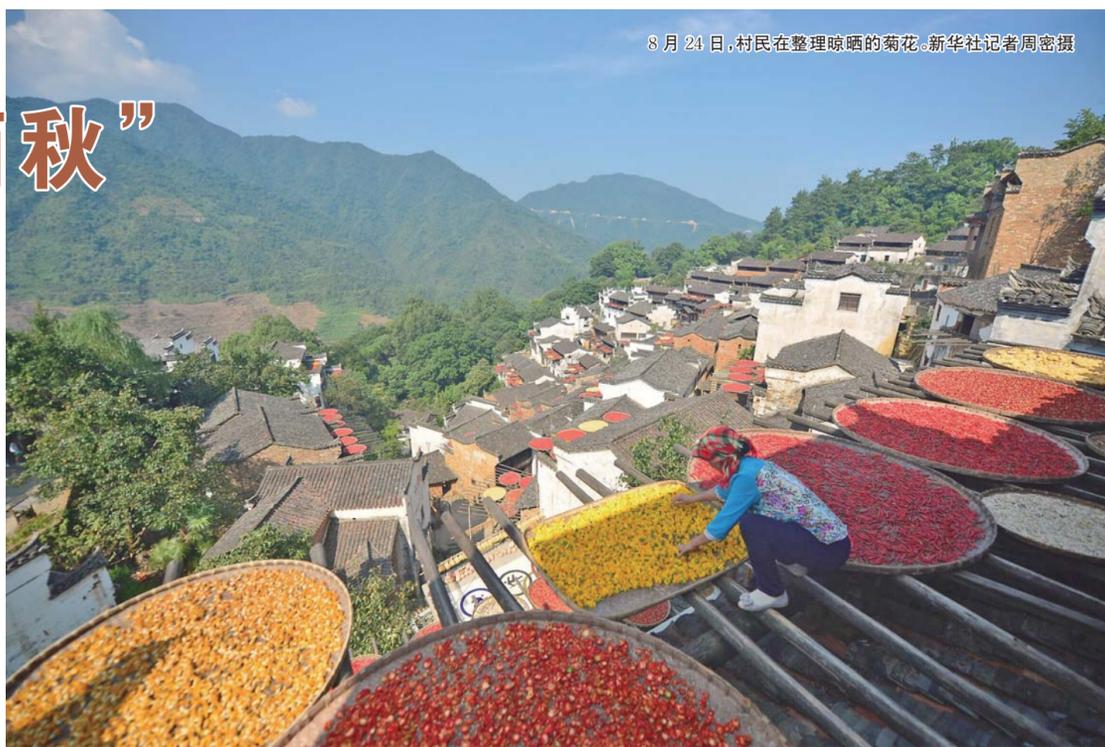
“挂在”山崖上的篁岭古村,地无三尺平,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自古以来这里的村民就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挂晒农作物。独特的地形造就了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大清早,65岁的村民曹秀云下地采摘辣椒。她仔细地筛选了一遍采摘来的辣椒,将辣椒浸入山泉冲洗,切碎后放在直径一米七的大簸箕里,簸箕就架晒在屋顶。

土生土长的曹秀云从小就看着辈辈们晒秋,在她看来,这是一项再自然不过的农事活动,也是家家户户生活的必需。“晒秋要晒到农作物脱水,易于保存,作为一年四季的食材。”

走进篁岭,与山下传统的两层徽派建筑不同,篁岭家家户户是三层楼,第三层是晾晒农产品的“晒楼”。这是篁岭自580多年前建村以来就有的生活方式,也是这里的先民适应特殊地理环境的智慧。

在村民江春花看来,“晒秋”的秋不仅指秋天,更寓意着丰收和收获的果实,晒的是丰收的喜悦。一年四季,簸箕里都会晒着不同的农作物。但秋天毫无疑问是丰收的



8月24日,村民在整理晾晒的菊花。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时节,是收获果实最多的时候,也是“晒秋”规模最大的时候。

村民们回忆说,2009年以前,篁岭古村因人口外迁,交通不便、停水断电,成为贫困村。大部分村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即便如此,“晒秋”的传统也没有中断过。“只要山上还有一个人,就会继续晒下去。”江春花说。

当地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后,曹秀云和江春花等村民被返聘回村庄“晒秋”拿工资,从老农到“上班族”,这群华丽转身的“晒秋大妈”的平均年龄为60岁。每天的工作地点就是以前居住的老房。“现在每个月有2000多元工资,比以前种田轻松,赚得更多。”曹秀云说,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家人都很支持。

不仅是村里的大妈们,也有务工返乡的青壮年加入到晒秋的队伍中。42岁的村民曹加祥外出务工返乡,成为“创意晒秋”的策划

者。五星红旗、丰收字样、猴年大吉……这些年网上热传的篁岭晒秋图片大多出自他的创意。

辣椒、玉米穗、稻谷、绿豆、黑豆……白米为底,手为画笔,农作物当颜料,一幅亦橙黄亦绿蓝交织的奥运五环标志铺在一栋徽派古建的楼顶上。这是村民们向刚刚闭幕的奥运会致敬。

原来无人问津的古村篁岭,如今上山的道路拓宽了,从外引来了山泉水,还修建了索道。

“晒秋”美景、山水风光、徽派民居、牧笛声声……编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画卷,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搭乘索道一探这个世外桃源。

婺源县文化馆馆长洪忠佩认为,篁岭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民俗、山水和人文。从人文价值的角度看,篁岭晒秋的出现,填补了城市

人群的乡愁需求。把晒秋与当地的山水和人文结合,成为一张特别的农耕文化名片。“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现代社会中依然保留的农耕文化的经典符号。”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促进了村民的增收。婺源篁岭景区董事长吴向阳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景区完善了篁岭交通、用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帮助村民搬出破旧的房屋住进山下的新楼房,返聘100多位村民回景区上班。“村民每年仅劳务费就有600多万元的收入,还有很多村民在山脚开办了农家乐。”

如今,村民和以前在山上的生活一样,每天收拾整理采摘来的果蔬,到山泉里冲洗完再晾晒。只不过他们不再穷困,开始享受生活,从“熬日子”到过上了好日子。

(记者程迪)据新华社南昌8月25日新媒体专电

临沂:又一学生疑因电信诈骗猝死

“山东临沂市接连发生至少3起电信诈骗学生案件,3名学生银行卡内资金被骗,其中两名学生猝死,疑与被骗有关

新华社济南8月25日专电(记者邵琨、王阳)记者25日从山东省临沂市有关部门获悉,随着大学开学临近,临沂市接连发生至少3起电信诈骗学生案件,3名学生银行卡内资金被骗,其中两名学生猝死,疑与被骗有关,引发社会关注。

8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高都街道中坦村18岁女子徐玉玉接到一通诈骗电话,即将进入南京邮电大学英语系就读的她被骗走9900元学费。在和父亲报警回家的路上,家境十分贫寒的徐玉玉突然心脏骤停,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期,在临沂市河东区,另有一名女学生被骗走6800元学费。

8月23日凌晨,临沂市临沭县即将进入大二学习的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宋振宁也在遭遇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堵住“诈骗号段”背后的监管漏洞

■新华时评

日前,山东临沂家境贫寒的准大学生徐玉玉,被诈骗电话骗走近万元学费,突然昏厥、呼吸心脏骤停离世。罪恶的诈骗电话,让正值花季的生命凋萎在心仪已久的大学门前,这极大刺痛了公众神经。

据悉,山东省公安厅和临沂市公安局对此案高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根据近期的线索现已奔赴各地,力求尽快破案。

据了解,徐玉玉接到的诈骗电话为“171”开头号码。悲剧背后,170、171等虚拟号段隐藏的种种乱象,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两个号段本是工信部门为打破通信行业垄断格局,引入虚拟运营商降低资费、提高服务水平改革的探索,为何历经两年多的“放养”后,却屡屡在电信诈骗案中出现问题?

难跟踪、难打击、难治愈,170、171号段因此成为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究其原因,既

有电话用户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的因素,实体运营商对虚拟运营商监管不力也难辞其咎。

部分虚拟运营商在营销中重市场轻审核,为了快速做大用户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默许违规开卡行为。在向虚拟运营商出租网络后,实体运营商往往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虚拟运营商的违规行为鲜有过问。多个监管环节连续失守,巨大的漏洞让各路诈骗分子肆意妄为。通过网络等渠道购买相关号段号码异常便捷,连号码归属地都可自主选择,给公安机关防范和打击电话诈骗增加了巨大难度。

针对虚拟运营商违法违规问题频发的态势,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整改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实名制。一些虚拟运营商也开始行动起来,通过人脸识别、联网审核身份证等方式查堵漏洞,取得了一些成效。由此可见,要堵住问题号段的安全漏洞并非没有办法,关键是要动真格的,不允许“便于躲避监管”成为虚拟号段的卖点,更不允许运营商靠维持虚拟号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段的漏洞自肥。

要防止170、171号段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诈骗,就必须从源头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实名制规定。针对虚拟运营商的现状,电信主管部门和实体运营商应加强合作,肃清其违规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可疑内容拦截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压缩电信诈骗空间。此外,还应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公众防骗意识,多管齐下,不让类似悲剧重演。(记者段续、萧海川)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据新华社成都8月25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胡旭、杨华、江宏景)当冯勇军走出三台县看守所时,仍坚信自己无罪。之前的8月10日,他因水库污染问题以游街形式向政府送“不作为”锦旗,次日被刑拘,后检察机关决定不批准逮捕被释放。

冯勇军等村民反映的水库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当地政府部门之前是否有所“作为”,送锦旗当天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是否于法有据,解决问题的最佳出路在哪儿……记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一场水库污染治理“拉锯战”

冯勇军并不是第一个反映水库污染的村民。三台县环保局最早接到相同举报的时间是在2013年3月份,问题指向百顷镇百顷水库承包人长期向水库内倾倒畜禽粪便养鱼,水库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影响周边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安全。

位于百顷镇黄龙村的百顷水库库区面积约200亩,主要用作周边村组农业灌溉用水,不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当地村民韩勇2005年与百顷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可以进行肥水养殖,有效期至2021年。

正是这份合同成为各方围绕污染问题博弈的焦点。韩勇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是利用粪便发酵成沼液后倒入水库内养鱼,这是国家提倡的科学养殖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

但在黄龙村村民看来,这样的说法却站不住脚。65岁的冯春昌说,自从韩勇搞肥水养殖以来,水库库坝下游几十米深水井取出的水不能饮用,灌溉的农田不敢下脚,庄稼生长也受影响,已经引起群众公愤。他们认为,应该彻底终止合同,禁止肥水养鱼。

实际上,相关部门的调查也认为,韩勇的沼气池容量及规模不足以产生有效的处理效果。三台县环保局2013年以来进行的7次检测也显示,水库水质未达到国家III类水质标准。不过当地疾控中心2014年对附近村民自备井的水质检测结果,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三台县环保局副局长杨国友表示,环保局三年来先后五次发函或下达整改决定书,责令韩勇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三次致函百顷镇政府责成、督促其修改完善或解除承包合同。其中2013年还曾对其罚款2万元,但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认为依据不足,所以未能到位。

而承担水库监管主体责任的百顷镇镇长王波告诉记者,镇政府也曾多次到水库进行现场检查、听取群众意见、约谈承包人,召开整改会议。省水利厅出台禁止肥水养鱼的规定后,曾两次要求韩勇签订合同补充条款,甚至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都被拒绝。

一次触及当地警方“底线”的“诉求表达”

污染没有停止,村民与承包人的积怨加深,就开始琢磨别的办法。据了解,8月5日上午冯勇军曾拨打政府值班电话,表达了送锦旗的意图。三台县环保局和百顷镇政府随即与冯勇军进行当面沟通,向其介绍终止水库承包合同工作的进展。5日下午,群众举报韩勇再次运输、倾倒畜禽粪便,环保局又下达了责令整改决定书。

但在冯勇军看来,这样的办法仍然是“纸上谈兵”。他没有理会村镇干部的劝说,决定在10日上午执行计划。三台县公安局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冯勇军和其他几个村民在县城旅游车站集合后,抬着以“环保局和镇政府不作为”为主要内容的两面锦旗步行前进。

三台县公安局副局长岳波告诉记者,纵队在重要街区、广场绕道游行,公安民警一直进行法律宣传,多次命令立即解散队伍,但冯勇军及其他人员数次拒绝,在人员密集地步行约3公里,引起大量人群围观,在主要路口引起严重交通堵塞,已涉嫌违反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相关规定,公安部门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次日冯勇军被刑拘,其他参与人员被释放。

岳波强调,对冯勇军的刑拘不是因为送“不作为”锦旗,而是其游行的事实和造成的恶劣影响。他说,老百姓不管送正面还是负面的锦旗,只要不影响秩序和公众利益,政府都可以大大方方收下。但如果公安机关认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涉嫌违法,就会采取措施。

22日,三台县检察院对冯勇军做出不予逮捕的决定。走出看守所的冯勇军说,他对此次行为给家人和朋友带来的伤害非常痛心,以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务必绷紧群众利益这根弦

三台县政府随后发布声明称,将对百顷镇百顷水库污染问题重新进行全面客观调查,启动问责程序,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重新检测水质污染情况,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还辖区群众“一库清水”。

实际上,水库污染治理得好,对村民、政府和环保部门本来可以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而如今水库污染治理效果不好,村民采取激进方式表达诉求被刑拘,做了不少工作的政府和环保部门也陷入被动,不得不做了一种“多输”。

这不是一个死结,但问题出在哪儿?杨国友说,由于韩勇于肥水养鱼的畜禽粪便均通过沼气池后排放,取证困难,环保局多次现场检查均未发现其直接倾倒行为及痕迹,当地群众也未提供相关直接证据,导致对韩勇的多次处罚不能成行。

王波告诉记者,政府也迫切希望早日解决污染问题,但面对拒不签订补充合同、整改措施反复无常、不讲诚信的承包人,多次约谈都不起作用,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目前,百顷镇政府已经在三台县人民法院对韩勇提起诉讼,法院将于9月12日开庭审理。

“依法解除承包合同,回收承包权是改善水库水质的根本办法。”王波说,目前镇政府正在加紧完善证据准备出庭,相信法院会公正判决。韩勇也对记者表示,相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规违法,将会尊重法院判决。

目前看来,百顷水库污染问题的解决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值得反思的是,为何偏偏在发生了送锦旗事件后,相关工作的推进才会更加迅速。

本来能「多赢」,为何成「多输」

四川三合一村民向镇政府送「不作为」锦旗被刑拘事件调查